



户外运动是R2在乡村生活的日常

“我现在不会老想着诗和远方了，因为就在眼前。”

♂ R2

皮划艇和桨板教练，露营地设计规划师

坐标：青浦杨舍村

乡村生活：7年



R2从打工仔慢慢转型做起了皮划艇和桨板教练

R2把采访的通话时间定在了早上8点。这个时段，正是市区的打工仔急急忙忙做出门前的准备、纠结在盛夏的高温下到底是挤地铁还是打车去公司的时候，而R2已在淀山湖上划过皮划艇了。电话接通时，他一杯咖啡在手，正从容地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R2形容自己是一个有乡村情结的人。少年时代，到松江的亲戚家过暑假时，这颗种子就已埋下。“他们的生活非常朴素简单，不跟自然去较劲、抗衡，但很勤勉地每天很早起去干农活，忙完了就休息，把生活、餐

食安排得井井有条。”如今，R2也过上了年少时向往的生活。他在青浦杨舍村租了一幢四面环湖的农家房子。没有电视，天一黑就犯困。而清晨5点，当晨曦渐渐洒向大地，人很自然就起床了。可谓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。

出于工作和念书的考虑，R2的太太和儿子住在徐泾，R2常常两头跑。相比青浦的农村生活，他形容住在徐泾“一点不好玩”，主要是为了陪伴家人，“城里还是有很多牵挂的，一开始很难剥离掉”。

因为喜欢户外运动，R2慢慢转型成为了皮划艇和桨板教练，并从事露营地设计规划。“当你的工作、收入重心转移的时候，这个决定才会变得很简单。”

回顾这几年的乡村生活，R2觉得自己“变化挺大的”。“我变得不焦虑了。”他说，“乡村没有让你‘卷’的氛围。不像在城市里，从早上9点钟就开始被‘关’着，跟同事一起吃饭一起喝酒，如果大家谈论的话题里有什么让人焦虑的内容，那种触达是高频次的。”

另外，R2发现：“我对度假旅游不渴

望了。不像过去生活在城市，一有时间一有钱就想着去环游世界。我现在不会老想着诗和远方了，因为就在眼前。”

而且，上海的乡村有它的文化土壤。“农民自己可能不知道，但他的生活方式，就是一种文化传承。这种丰满感对我来说是有加分的。”R2说，今天乡村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得多。“上海人不是只认‘洋气’两个字吗？其实来上海的农村生活也很洋气。这种观念的转变会很快的，或者已经开始转变了。”



在乡村生活可以享受从田间到餐桌的新鲜美味

他们说，“新村民”是这样的

文 / 瑰夏 拿铁 图 / 受访者供图

韩国有一档综艺，叫《三时三餐》，是让明星们远离城市生活，来到农村，自给自足解决三餐问题。这档节目在中国的版本，取名为《向往的生活》。确实，朴素自然的乡村生活总会被加上一层滤镜。当下，和乡村人走向城市所相对的，是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了“逆行”，去乡下生活。

我们对乡村生活有很多憧憬、幻想和误区。真正生活在那里是怎样的，我们采访了几位身体力行的年轻人，听他们说说“新村民”的感受。

“在朱家角，我找回了小时候在古镇长大的感觉。”

♂ More

涂鸦艺术家，潮流品牌“MORECREW”主理人

坐标：青浦朱家角

乡村生活：6年



2019年More在太阳岛度假村旧址画的涂鸦，现已拆除

More是一个涂鸦艺术家，或许你已经在上海某处看到过他标志性的创作符号“毛腿”。2016年，当朋友带More来朱家角找工作室，他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住在古镇的感觉。

More从小在金山枫泾古镇长大。古镇水系发达，每家门前屋后都有河道，More小时候很喜欢由大人划船，走水路去小伙伴家串门。古镇里大家都互相认识，是一个熟人小社会。这样的生态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古镇开发搞旅游。如今，镇上大约只剩下几户“原住民”了。

More长大也离开了枫泾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在中山公园附近租了一个房子，每天下班以后和朋友们一起吃饭、喝酒、去Livehouse看演出。“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开心的，当然也挺消费主义的。”More回忆那几年住在市区的生活说。

想要搬去郊区，是在More决定做全职艺术家以后。去朱家角“考察”过以后，More把工作室搬到了那里。相比市区快节奏的生活，在朱家角，More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悠闲地吃过午饭之后，再从下午创作到深夜。“在这里更加轻松自在，我可以自由地创作，对我来说就像玩一样。”他说，“住在古镇，可以帮助我更加了解自己，寻找童年的回忆，找到自己的根。未来我的创作会更多与自己的根有关联，它是江南的，水乡的，古镇的。”

More现在的工作室距离朱家角古镇大约1

“住到村里，希望和城市生活保持一点疏离感。”

♀ 陈陈

自由职业者

坐标：青浦金泽

乡村生活：2年

“我感觉自己像游牧民族的人。”陈陈大学毕业后在一个机关单位做行政工作，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让她感到束缚。辞职后，她买了机票飞去拉萨，在那儿生活了一年。之后，是大理，再是海南的后海村……每一个地方，她都不是旅行，而是生活。

4年前，她回到上海。大城市的生活很热闹，每天有各种社交活动，但陈陈感觉有点“信息爆炸”。“大家聊天的时候都吐一些高级词汇，有的我不懂，会不自觉地焦虑，想要去了解是什么意思。可是我真的需要去了解吗？”陈陈产生了怀疑，希望和城市生活保持一点疏离感，兴起了在上海找一处乡村生活的念头，就像自己之前在大理、后海、拉萨生活的一样。

她在青浦的金泽找到了向往的生活。金泽小镇湖泊星罗棋布，河港纵横交错，房子白墙黑瓦，或是平房或是二层。不管是走在青石板路上，还是踏上窄窄的古桥，都让人觉得，这就是江南村镇的样子。

陈陈在金泽租了房，开了一家咖啡店，安了家。就像是她的会客室一般，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来，可以在这里聊聊天。二楼是



陈陈的家，也是咖啡馆

工作室，她在这里练习在大理所学的金工手艺——用金属制作器皿。现在，她和先生开启了另一个创业项目——精酿啤酒，目前为了进行品牌推广，他们一直在和一些露营品牌合作，举办各种活动。

随着在金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他们收养了不少毛孩子，加上自己本来养的两只猫，现在已经是三猫三狗的阵容。原先的房子住不下了，陈陈和先生在空闲时骑着摩托车去各个村里转悠，又在龚都村租到了一套称心的房子，两上两下的标准农民房，200多平方米，足够他们一家“八口”的生活。每月1000多元的租金，陈陈签了10年合约。“但我们不一定会住满10年。”陈陈说，住到村里，是想要过相对原生态的生活，但建设和发展肯定会进入村落，如果当地的环境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了，她就会换一个地方。

现在，金泽周边大企业的小镇造起来了，高架也在建。过几年，她或许会离开，搬到哪里，还没有想法，但她不担心找不到地方。“总会有人找到更适合居住的地方，呼朋引伴，说这里不错，然后大家就过去了。”



逃离“都市焦虑”的陈陈